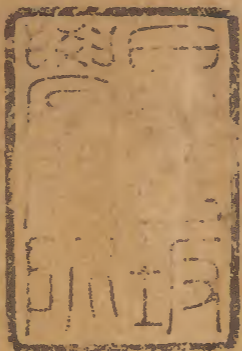


彙纂功過格

癸未



漢書門			
類	號	函	冊
三	三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書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1
冊數	10 (10)
函號	311 29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彙纂功過格第十二卷

淺草文庫

刑獄

居官之五總論聽訟以簡省為功。而不可屈抑有冤以為簡。用刑以寬仁為德。而不可濫

釋有罪以為寬。曰勤。斯無不察矣。曰慎。斯無不當。一者居官之要。而在刑獄。其尤不可苟者歟。

功款嚴重反坐之律。一言有虛。必加杖責。懲儆刁風。如

角田為鬪毆以鬪毆為劫殺。凡此皆當禁懲。詞狀務

須的確分明。故甚其詞。雖直必責。一事一功。發明汪

禹疇曰。欲簡訟者。必懲虛誣。事無大小。必與分理。不待危切動聽。祇許就事敘述。門內微端。皆可來告。宜和宜究。應時批發。而必不許稍涉虛誣。其虛誣者。豈止懲責本身。必直究其主使。昔高靜成公令黃巖訟

責主訟者。詞事一不讐。輒問誰為此。以欺令也。訟遂大簡。其意最精。今世之欲簡訟者。只是輕忽小事。漫置不理。因使人不得不甚其詞。而真假難淆。莫可窮詰。愚謂一到任時。宜定狀式。梟惡棍蠹等字。槩不許入。只務簡捷。直言。直言則真情自見。真者無不與理事。端若小。或批親隣。或批里老。在我仍可清閒。而假者則必直窮到底。未嘗少貸。自然欺誣屏息。民志日清。抑強扶弱。恢乎有餘裕矣。

凡有控

訴至誠誘誨令人平忿釋爭

一事五功。徵事。劉安民者。本丹稜一縣吏也。持

心公平。素為吏民所敬。民有訟。不即詣縣。必先詣劉陳曲直。決可否。然後行之。劉因自負。受而不辭。直即許之曰。此直也。可行也。曲即數之曰。此曲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縣之訟頓省。其後二子。浹湜。皆相繼

登第。夫劉公身為縣吏。非有刑罰加人。而人皆化之。則公平之所感也。况士大夫實實行之者乎。○汪待舉知處州。為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張萇年為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顧涇陽先生司理處州時。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為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為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為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為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

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仇香為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昔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之禍福元感泣卒為孝子○朱卓月曰余鎮漳泉時軍民不辨官話每堂審役有譯鄉語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非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當乎曰少艾余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証乃其姑丈叩首稱善于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輕扑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晚年靠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

耶遂父子抱頭大哭軍校無不墮淚者

◎詞狀既准勿遽出票即批發

原呈自拘赴審抗不到者原呈續稟方始籤提仍禁

戒擾害 一事一功 徵事 徐公九思令句容每受訟牒必命其與親戚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

面諭使之心服諸所催科受役預為期過期不至者伴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卒隸下鄉落發明
 奈中丞治譜云上司批詞果係徒罪以上方許差人勾攝凡公差勾攝往返百里者不得限過三日若第五日不投到者計日加責仍問犯人有無需索凌虐或用十數手牌上書公差有無需索凌虐七字其有無二字令犯人白填聽審之時執進庶限近不得久行吞噬防嚴不得大肆貪殘即不能盡革奸弊然省

一分。一分受賜省一人一人免害矣。○又云。自理詞狀。不用分行各房。令有需索。蓋所准之狀。或原未必可信。或經和息。未必赴審。故凡當堂准過。即發原告。至其登號簿。只記月日姓名而已。不必狀狀催審。狀令房科承行也。惟事情重大者。輪流承行。與輪承。上司詞狀同。另製一簿。又自理准狀。止用原告自拘。又不可遽聽原告稟稱。遂差快手。蓋衙門差人。每每串通原告。令之哄稟官府。有謂此家土豪。不敢上門者。有謂藐視官府。徑自不來者。有謂上門去叫幾次。反被毆打不理者。官府不察。差人遂以得計矣。今如原告自拘不來。改差干証。再不來。或用本里里長。本甲排年。本地保長。黨正呼喚。絕不可即差快手。如再不來。則每月用告示一張。總掛縣門。將原告苦訴不到犯人。一總張示內云。如再不來者。定行差人提審。

張示之後。猶且不來。或再揣酌情理的。係抗拒之輩。然後差人拘攝。

◎人犯一到即審

不令守候

五功徵事 魯永清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

即決。飯未嘗再有。魯不解擔之謠。

◎決斷精明。無有枉屈。快服人心。

一小事為五功。大事十功。申冤釋罪。另記功。徵事張

希崇守邠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倘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生涯併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張晉官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

夜穿垣將入取貲子以為盜也。瞞其入撲殺之。取燭視尸則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為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南昌祝太守以廉能名。寧藩有鶴為民犬。昨死。藩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曰。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曰。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李孝壽為開封尹。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甚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胡靈桂為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

有婦訴姑私釀者。靈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

○王佐守平江。長于聽訟。時嚴酒禁。小民告捕一士人藏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床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皆杖脊遣之。聞者稱快。

○張乖崖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子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

○李亨為鄞令。民有業園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于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于庭。笑謂鄰人。

曰汝真盜矣果為汝茄肯于初熟時併摘其小者其人即伏罪○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隣証郡縣不能決崇將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四旬乃告之曰汝兒昨不幸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哀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歎引○咸通初楚州淮陰縣東隣之民以莊券質于西隣貸得千緡約來年加千錢取贖及期先納八百緡約明日償足方取券兩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謂必無他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鏹至西隣諱不認訴于縣縣以無証不直之復訴于州亦然東隣不勝其忿聞天水趙和令江陰片言折獄乃越江而訴焉趙以非境內事固却之東隣稱冤不已趙曰且止吾舍思之經宿曰得之矣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

至淮壩口言獲得截江大盜供稱有同惡某請械送來果擒西隣至然自恃農家實無他跡應對頗不懼趙脇以嚴刑囚始泣叩不已趙乃曰所盜幸多金寶錦綵非農家物汝宜籍舍中所有辨之囚意稍解且不虞東隣之越訟遂詳開錢穀金帛之數并疏所自來而東隣贖契八百緡在焉趙閱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為諱東隣八百緡遂出訴隣面質于是慙懼服罪押回本土令吐契而後罰之○張昇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尸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奸人殺其夫而婦人與謀者○歐陽曄治鄂州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

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變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泣涕服罪。○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于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刃入室。斬婦首。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答曰。然曰。婦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旦鞫之。別發一票。速取某女來。女至則携入衙。以菓食之。奸言細問。竟得其情。父子服罪。○殷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鎧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其係素仇。衆謂不誣。

公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公。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有姚明者。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何殺鎧。明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貿易。趙妻孫不欲夫行。已開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所。沉趙而復詐為熟睡。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呼三娘子。問三官何久不來。孫氏驚曰。彼出門久矣。豈尚未登舟耶。潮復周。周甚驚異。與孫氏分路徧尋。三日無踪。周懼累。因具牘呈縣。縣尹疑孫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

五功發明

陽明先生有一屬官來聽講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
書訟獄繁雜不得為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
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
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
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
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托屈意從之不可
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
羅織隨人意思處之種種私念須精加省察克治惟
恐此心有一毫偏倚在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
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廣義鄭昨非曰詞訟到官類
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
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
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恣呼擾耳則反
坐之法宜嚴庶眾知儆而無飾詞乎鄉民視縣官如

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訶笞扑交作已不勝魂消氣
沮固有畏懼刑繫覬欲早出而妄自誣服者有吏務
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
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
獄闔戶憂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
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呼
几席之間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
懸鐸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隱微難明
者必訪於衢謀於邑展轉於寤寐即鬼神亦將來告
矣附錄耿楚侗曰令之職是上所藉以承宣而下所
寄以為命者也其事任益叢且雜於上諸所關白獻
審吾心盡矣而上或吾格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
上下之情睽矣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
林林總總待命於我倏有欵啓之氓席其麤戾之習

直突咆哮於我前。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又如公應執掌。晨食靡皇。旅賓之鶴報踵至。造請之干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士之誠荒。故須耐煩。而後無眾寡無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狂狷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醞釀於茲矣。故耐煩。是為令要領。◎凡有疑難之獄。不輕決斷。必畱心

確訪。令罪狀曉然。無有遺憾。

一事三十功。釋人冤抑。另記功。發明。莊渠先生

曰。校昔少年入官。惜於民情事體。此心惻怛。惟恐有冤人。也不憚屈已。求教於前輩長者。識與年長。漸覺展拓得開。雖然。每至疑獄。未嘗不寢食俱廢。而為之反覆思惟也。**徵事**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

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牆。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為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執我。因亡去。忽墮管井。則婦人已為盜殺。先在井中矣。主人搽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姬聞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咎死矣。姬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姬曰。言之無傷矣。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賊。僧始得出。○唐恪調郴縣尉。有民被殺。其隣以疑見執。不勝于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公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為君累。奈何。公曰。某為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野次。夜若有告者。旦以物色求之。果得尸。已乃獲真盜。一邑敬

服○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姑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編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鴆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鴆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于中試之狗斃無不死者婦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張御史昂知鉛山縣有賣薪者性嗜鱓一日自市歸飢甚妻烹鱓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隣家謂妻毒夫執送官拷訊無他據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始至閱其牘疑中鱓毒召漁者捕鱓得數十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公異之召此婦面烹焉而出死囚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婦冤遂白○臨海縣迎新

秀才民家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婆在傍曰此吾隣家子也為小娘子作佞成佳偶矣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有遠親夫婦同過留宿因以女榻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于縣令以為其家殺之而橐裝無損殺之何為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為誰曰某秀才逮生至曰賣婆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婆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為女有他奸殺之生由是得釋○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旦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云云凡二十條以白于官按冊捕至皆跡跡少年也

良以為是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群少
 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
 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諸少相
 顧駭愕云天亡我遂結案俟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
 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職參馬耳何得每
 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鞠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
 猝呼而問之髯辭無他即呼取炮烙具髯叩頭請屏
 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
 記公與囚言馳報許酬我百金乃知所發賊皆得報
 宵瘞之也髯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
 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附錄貞觀中衡州板橋
 店主張廸妻歸寧有衛三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
 發夜有人取衛三刀殺張廸其刀却納鞘中真等不
 知之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

苦毒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恒命總追
 店人十五已上畢至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
 八十至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
 婆語者即記其面貌果有人問婆使君作何推勘擒
 來鞠之與廸奸殺有實上奏勅賜帛二百段除侍御
 史○南京刑部典吏王宗閩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妻
 被殺於館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
 問欲罪宗宗云聞報而歸眾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
 素與宗歡何為殺之官不能決既數月都察院令審
 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後鞠王
 宗獄如期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來果獲兩人
 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窮乙乙具
 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
 即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眾矣何由踪

跡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看耶。由是稱為神明。
 ○段幻然令輝縣。隣縣有訟數年。無能判者。直指使以公神明。檄公鞫。勒七日報。其案盈牘。公曰。七日不能竟案。奈何。竟獄。第取初牘。繹之。曰。易耳。令吏數十輩。分伏郵舍中。人給紙筆。筆囚語。公訊獄未服。令人稱使者至。當迓公。携囚至郵亭。再訊未服。復稱使者至。公出迓。兩造桎梏置庭草中。不相望見。高戶間如也。其被罪者。人人稱冤。未被罪者。相語曰。固知事久必敗。今果然矣。舍中吏。人人筆囚語。公歸啓之。囚立服。蓋民有鬪者。暗中椎殺兄。誣鬪者殺其兄也。果七日報獄。公間出其奇如此。○王泰字慎刑。說云。掌印官審盜。惟在隔別。細心察其情狀。蓋真偽之情。辭色自別。虛捏之語。辨問則窮。我多方以辨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其情自

見。至于隔別之報盜數同。賊數同。期會同。事跡同。即無賊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殊。且無驟加嚴刑。亦當耐心細鞫。或設法密訪。人命之疑獄亦然。仁人心苦。智者識精。當必自有妙法。但問刑謂之審。具招謂之詳。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今之訊獄者。幸于此兩字留心焉。無以夾棍等酷刑為第一審法。則冤獄必少矣。
 ○懲治訟師扛證。究明根柢。重法不貸。治除為十功發明。孫莘士曰。治訟師者。是清訟之原也。乃往往待上司訪拿。而州縣官多置而不察。其失政非細矣。
 ○凡詞狀中牽連婦人。或關著大家妻女者。勿任意拘拿到官。使全其體面。一事若婦人非關緊要。即

與抹去

一事一功。徵事。王克敬為兩浙鹽運使。溫州解鹽犯內一婦人同解。克敬怒曰：豈有逮婦

人行千里外，與隸卒雜處者耶？自今婦女毋得逮，著為令。

獲盜即親審定案不

致扳累無辜人犯冤陷囹圄

百功廣義。陳幾亭曰：無辜干連，惟訪犯最衆。曰：

羽翼曰：干証往往至數十人，其真助虐者，乘此兼治之，懲往戒來，良不為過。其餘廷訊既確之後，即與省發，悉免起解，俾四民各得復業。此大方便也。不然，驅此衆人隨彼首惡，困長途廢時日，賠裹糧受公差之折挫，其冤累可勝道哉！在干証為自討煩惱，在被害為雪上加霜，若訪犯至確，猶且懲少而累多，倘訪犯在可操可縱間，是罪者未足懲，而累者疾首蹙額矣。潘郡伯默菴云：州縣權最重，此類悉與省發，每事止

以數人起解，不惟便百姓，亦省上臺讞閱之煩。上臺必多其斷，不嫌其專，必以為功，不以為罪，利民獲上而安其身，三善備焉。蓋其守曹州時，躬自行之，故言之親切有味。吾邑頗多盜，一為應捕不肯擒，二為隣里不肯報，不肯擒之故，可以默喻，不敢報之故，則因擒獲之後，報人與賊竟如原被，屢集公庭，面相質證，又或同解各衙門，空結盜仇，滋累無已，故不敢報，合於報聞之日，立而審確，給賞諭回，令報人不再入縣門，不陪解上司，有賞無累，自然人願發覺，賊無所容。此又省發之為利，默助於消弭，有思議所難盡者。席庸濱曰：此最居官者所宜留意，每見後世官長於凡獄訟，枝蔓引不知累及幾何，又不惟所累之人而已，必有親戚友朋為之往來營幹，一家成訟，幾家破產，一人連累，幾人失業，何弗郵也。甚或以嚴刑而迫

之扳誣以爲可廣漁利之途此更不知其爲心矣
錄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
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卽於擒獲處斬決民間
以爲神斷柴文伯曰既靖亂萌復安反側不然妄相
扳引恐旬月猶未能了甚非所以安衆心也秦觀曰
禍莫深於窮治此之謂歟○余中丞治譜曰一切事
雖極重大皆易訊審惟事關強盜得情最難蓋強盜
鐵口非用刑不吐而一味用刑箠楚之下何求不得
強盜未必輸情仇扳之民往往怕刑屈認覆盆黑天
心事纏胸苦不耐煩切勿遽審蓋審者詳審之謂古
人名此良有深意也若非細心耐煩輒便嚴刑嚴刑
所供必多自罔問官又不知落筆附案之害據彼信
口一篇我卽信手胡寫一單招房利於害人輒粘連

附卷用印鈐合因而虎捕持票下鄉口稱拿盜誰家
不害誰敢嚮邇此單一印粘卷有姓名人便謂之卷
盜就令他日辨出身家妻子必不保矣故凡審盜之
日先在衙中一一彙輯各犯節畧擇其情較真而狀
較惡者隔別衆犯先拷之拷之之法既不可不用夾
又不可很用夾如彼不認及認而不像務要時緊時
鬆緊之以迫其吐鬆之以誘其言反覆折問如有隙
可入有端可搯及有情節可據便須耐煩着意加工
細拷得此一人的是真盜然後再拷夥黨一總其幾
多人夥黨姓名既得然後逐名拷其年紀拷其狀貌
拷其位址拷其何人主謀何人爲首何人在外把風
何人入門明火及劫殺傷人等項供寫畢又從中抽
問或從後倒問翻來覆去如其一毫不差此是真正
情節無疑矣再吊諸犯對審果的此等單方可同審

語印過附卷。若是覆答差謬。此中必有仇扳之人。或有真夥未出。情節未真者。或再拷此盜。或別拷供真之盜。俟的而後存之。切不可遽以參差供單。胡亂附卷也。如此訊盜。真盜出。則假盜盡可釋放。除惡安民。一舉而兩得之矣。

◎鬪殺人命。或故或誤。為首為從。俱細細

分別親簡定罪。不致游移出入。

百功附錄。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訴

於州。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內。自擣藥。令舁至幕。解委。謹厚。解子及幕。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証。連繫不止。一人破

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王泰字曰。殺人之獄。謀故者少。鬪毆者多。而鬪毆之律。重在保辜。謂以毆傷之人。責付毆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限滿之日。定罪發落。蓋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為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已命抵償。則凡可以生全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每見有司官員。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為末務。不即拘審。為之相驗。傷痕。即已相驗。亦不責付被告。調理。恣原告之所為。故被傷者十死八九。**廣義**顏壯其曰。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為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

磨牙。捨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簇攢酷打。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死夫。恃多男為賴死之根。指富家為甘脆之貨。則有儒紳親奴婢。衣冠族乞丐。陰設陽施。朝怒夕喜。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寃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寃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為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既難繫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而不以藥首。自縊投水而不以自縊投水首者。擬問如律。務在懲一警百。張榜告諭。其係親人逼死。以為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顧涇陽題許同生冊曰。吳下多假人命之

訟。最是禍事。初狀行。差人謀牌。業有費已。或委衙官挾件作往相。上下請求。又有費總視。被告家貧富為多寡耳。往往至於破家。久之糾纏無已。亦自破其家。而訟者卒不悟也。同生許明府令吾邑。凡以人命告者。並不出牌。其在城。即押原告躬至屍所視之。其在鄉。即令載屍至城。至時呼原告面質。所以往往辭窮而退。或有他故。即諭之令別具狀。隨遣一役挾之葬埋。訖而後聽理。以是近者頃刻立決。遠者亦不過三五日。往往被告之人聞之。驚惶疾走。至縣門問消息云。何而事已竟。仁人君子相與倣而效之。其造福何如也。○朱蓼菴曰。假命圖賴。南俗更甚。予令烏程時。痛懲此弊。另發人命狀格。直書時日情詞。不許即用。參語刁字。狀後印成正面。反面。左旁右旁。四屍傷單。令告人自填其上。傳鼓投進。不拘時刻。予即刻親至

屍所照詞訊問照圖簡驗並不批委察佐假手吏卒果係真傷依律定罪若係誣罔即加痛責至於自縊投水跌誤等類則又原情分別押令即埋以斷抄詐拖累之苦雖遇盛暑隆寒山僻水窪亦不少避少遲故二年之內並無以人命來告者噫人命一事關係生死可不謹哉○王泰字曰凡有鬪毆傷重者地方即時首報若陳告者已至而地方未報即重責之人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被毆之日即自解衣眼同見証要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現今某處斜傷長若干濶若干某處員傷橫若干圍若干青色紅色有腫無腫曾否皮開骨裂某某見証即照狀式告辜到官官審地方果係重傷即不許擯擡到城恐破傷處中風致殞即時親行匹馬肩輿少帶人從督同折

傷科醫士攜帶合用膏散詣彼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限以保辜日期責令兇犯領至家中用心調治案候在官又簡驗死屍最須仔細往往簡官嫌其凶穢不肯近屍犯人扭鎖跪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作伴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間有犯人與屍親爭傷而簡官竟不經目止執一筆為作作膽錄耳此簡屍之常弊也今宜著為絜令身死之日須照狀式告簡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簡驗平時常讀洗冤等錄臨期務須親驗致命等傷稍有疑似即加審覆耐煩一刻即可為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果係裝誣明立文案以杜後端果係真犯即取具供招以塞求請仍嚴責吏伴眼同原被干証取四不扶同甘結定招擬罪之時更須萬分詳慎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灼然確據庶生死兩不含冤亦省後

來屢駁屢勘。耽延屢歲。苦累多人耳。○洗冤等錄云。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顛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角。胸膛。背後。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二日。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于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概坐死。况死于限外乎。○致命重傷。當致命要處。死于登時。或三日之內。原告干証。定執某物。毆某處。只宜於所毆之處。簡驗傷痕。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冤誣。何者。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磕跌。或疾病捶按。或生瘡被擊。或負重着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着骨則紅。日久則消。重傷與久傷。着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蒸刷。果全身一副白骨。則

簡驗真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証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簡驗。動數十處傷痕。上可以傷痕不對。為駁詞。問官增毆打情節。為比對。其間冤者多矣。◎用刑務存愷悌。斷

罪必加周詳。寧寬無刻。一事十功。徵事。子羔為衛士。既而蒯瞶之亂。子羔出走。刑者守門。教子羔以逃者。三子羔得免。謂門者曰。吾親刑子。乃三逃。吾何耶。門者曰。刑足固我之罪。向者見君論刑時。有愀然不樂之色。此吾所以感君也。○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者刑人。君為之撤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萬曆中。高郵州徐某。歷官至郡守。清介執法。每差役違限一日。笞五板。一隸違六日。責三十。竟死杖下。其子幼。聞之。驚悸死。其母慘痛。遂縊死。後徐

竟。力過各。居官格。刑獄。六。

解任歸。止一子。甚鍾愛。忽病語其父曰。渠來追我矣。徐問誰。曰不知。渠只言有何大罪。殺其一家三口。言訖而死。徐竟絕嗣。夫徐非故殺之也。而執法不移。其爲害遂有若此者。居官者苟一鑒此。則一切用刑。安敢不慎。○魏莊渠曰。吾昔少年筮仕。得刑官大懼。見前輩老法家。必請教焉。未有能彊予志者。幸遇胡端敏公。曰。問刑不難於招。而難於審情。若欲得情。必須明理。其後居刑曹八載。每見同寮嚴刑訊囚。多不輸服。吾終日或不撻一人。而情常先得。只是虚心察理。視民如傷。故民多感服也。○江盈科曰。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一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司備加拷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無以應。迫之。謾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繫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

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曰。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繫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嗚呼。仁哉。廣義感應篇刑及無辜。註云。謹按刑者。傷人殺人之具。尤不可不詳審。上帝之德。好生。下民莫不貪生。爲政之人。事權在手。筆尖所至。死生惟我。上當畏天地鬼神。朝廷國法。下當念小民愚昧。無知入井。事事留心。時時警懼。則庶幾無過矣。後世之長吏。有不能盡然者。卽如強盜。刑之所宜加也。乃有司本欲諱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有司本欲諱強。而失主堅稱焚殺大夥。則因強盜而刑及失主矣。又如衙役犯賊。刑之所宜加也。乃問官欲出犯人之罪。而被害証之太堅。問官欲入犯

人之罪。而被害証之不力。則因蠹役而刑及被害矣。又如拖欠錢糧者。止不過責板枷示而已。乃爲一已考成之故。那前補後。剜肉醫瘡。嚴刑酷炙。致死多命。蚩蚩之民。本無死法。而死刑已及之矣。亦有本人逃避。刑及其父母妻子。刑及其朋友親戚。刑及其街坊四隣。其始原無殺之之心。然捶楚之下。往往致斃矣。又如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必因貧民而刑及富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刑之意。乃或受仇家之託。或因賄賂之故。或奉上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又如初入仕途。未能深通律例。乃自恃一己之聰明。賣弄一時之小巧。揣摩臆斷。三木妄施。遇之者含冤負屈。無可控告矣。又如官長本無殺人之心。而皂隸故打重板。或打腿灣。官長一時忽畧。往往致死者有之矣。又如酒後升堂。血氣

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此時審斷公事。刑罰所加。必有不能自持者矣。又如上官衙門。貪圖安逸。不喜親審。止據下吏招詳。批定罪名。或刑或決。一成難改。後雖悔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又如上官不能耐煩。一應解審罪犯。非不躬親問理。止云獄重初情。威嚴之下。犯人悉照原供。葫蘆結案。殊不知下司問斷。其有司之廉明公直者。不待言矣。倘有性情執拘。有立意深文者。有誤聽左右者。有限期迫促。逼打成招者。有情面囑託。故入人罪者。有私怨小隙。乘機下石者。有不能聽訟。潦草塞責者。一時勒取口供。便欲據爲鐵案。每解審上官之時。不許犯人改口。官吏當堂囑之。刑房私下又囑之。禁子於出監之時。又囑之。原差捕役解子人等。於上司掛審之時。又囑之。脇之以必不改口之威。懼之以立時置死之語。犯

八一到法堂。刑具在前。虎牙在側。惟將原問口供。背誦如流。以求稍緩須臾而已。犯人如此。上官不疑。止須數行看語。絞軌凌遲。只在一筆間矣。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然臨之。必有傷慘之情。久久習之。撻人如擊土石矣。又習慣焉。殺人如刈草菅矣。嗚呼。一芒觸而膚栗。一髮拔而色變。已身人身。疾痛痾癢。寧有二乎。古人有言。刑官無後。蓋問刑之人。有智力之所及。而明知故違者。有智力之所不及。而草率結案者。自古及今。冤報之速。莫速於此。為官者。不可不三思也。○祥刑錄曰。刑官衙門要嚴肅。居官要有風力。此夫人而知之者也。然所謂嚴肅者。須要人人奉法。衙門無弊。能肅門以內人。而後謂之嚴肅。若一味嚴刑峻法。使下邑小民。望之為雷電鬼神。而衙役老奸。因以為利。即冤民有無限隱情。莫由得訴也。此可

謂之嚴肅乎。所謂風力者。須要採訪得真。斷不使樸質者頂缸。審鞫得情。斷不使豪惡者漏網。方謂之風力。若暴虐志性。不論賢否善惡。一味威陵刑酷。使下邑小民。手足無厝。此可謂之風力乎。故刑廳之訣。第一要寬。寬于門禁。則小民投訴無不通之。隱情寬于詞色。則人得盡言。無隔礙之微。暖迨其情。真事確始主持一定不移。不使賢否倒置。奸惡脫逃。即是真風力。蓋衙門本自尊嚴。又加以威厲。則小民訴狀不敢投。冤情不敢訴。衙門老惡。從中討錢作弊。有不可言者。此刑官第一緊要也。**附錄** 崔仁師於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奉詔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平反過多。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耶。萬一誤縱。以一身易十

囚之死亦所願也。至勅使問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明成祖諭執法諸臣有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欽恤。後世以治刑為能事，則必流於刻。又曰：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嘗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冤，即來白。○呂叔簡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臯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樸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輒耻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心，殺人，大可怪也。夫天道

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為此。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自有一殺人罪。司刑者慎之。○夏沉香，杭民裴氏妾也。澣衣井旁，適嫡子戲，悞墜井，其妻冤沉香擠之，訴於官。州以獄疑無証，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委秀水張濟鞫之。濟希旨，竟論沉香死。其後睦回京，久無所授，聞廟師邢生能知休咎，往問其故。邢拒不答，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恐懼而死。夫陳睦非故殺，直以臆斷，謂其妾實殺嫡子耳。而竟以此無祿，則臆之不足以憑天下事也久矣。寧失出，毋失入，可不時時凜哉。○刑部尚書龔芝麓先生疏曰：從來失出之罪，原輕於失入。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稍輕。一經駁查，即行叅處。承問者惕於功令，一切畏縮，寧從重擬，以作自全之計。但求免於駁

參於一已之功名無碍。而他人之性命不暇顧矣。昔人云。自安之道。在人之死。非虛語也。如果承問各官。徇情枉法。顛倒是非。故出故入。確有情弊。可指者。其衆處宜也。若止是擬罪稍輕。引律未協。及平反欠當。遺漏疎忽等項。槩免參論。庶刑官得以精詳審酌。無瞻顧之憂。而獄情可幾明允矣。仁哉先生之言。吾願為令長者。慎勿顧功名而輕人命也。○禁戢獄卒牢頭。不肆凌虐。使囚

得安寧

百功徵事

陳太素為大理詳議官。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或止之。答曰。囚圍之苦。豈不甚於我也。○孫一謙為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及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為市。一謙一切嚴

禁。手劊一秤。稱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為澣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柴文伯曰。獄官獄卒。皆以為不酷虐。則賄賂不至。故甘心暴惡。夫豈無人性哉。利心積慣。使然也。為守令者。擇一好獄官。尤為喫緊。○陳眉公曰。生人之苦。牢獄為最。其中穢雜疫痢之苦。暑月尤甚。雖有熟審之例。誰能悉心於其間。誠得仁人君子。加意矜憫。減等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官吏掃圜。澆柳。有疾病者。不時巡視療治。慎勿謂此輩凶人。不足惜也。

過款

濫准詞狀導奸長刁

五過發明

徐子與曰。防誣在理詞精詳。據其真者。行詞只

宜紆緩。有意息訟之官。其受詞或批原呈自拘。或發親隣里老詳覆。其意甚善。昔松江趙太守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人始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乃趙公正有深意。彼一時忿激。便欲投詞。迨經宿氣平。或衆為勸解。因而息者多矣。何必輒准之。以興波於不已也。○峨嵋道人曰。世之無賴。好與人爭者。恃其健訟也。蓋曰。曲直雖未可知。而無情之詞。既入於官。且快此追呼之一擾耳。奸民喜訟。良民畏訟。故良民常受制伏焉。何也。奸宄結胥隸。胥隸一出。而良民不堪挫折。則勢必多費其金。抑良民未請公門。往往懼官吏而不敢見。此又所以與奸宄之勝算也。為官者當聽訟之時。先察其人之形貌。而參之以言詞。則是非立剖。是非立剖。而嚴之以反坐之條。則奸民必懼。而惡術無所施矣。○槍榆子曰。今宇

內妄訐成風。非獨大江南北為然。不究其刁詞曲筆。而任其一面。將使無辜受害者。不能帖席。且寡昧孱弱之夫。或傷於憂憤。或苦於困乏。或死於桎梏。筆楚泣哀呼。投水刺血。若覆盆之極可憫。夫安可墮其術而輕聽之乎。**附錄**宋庠知河南。有一僕告舉子行索漏稅。庠曰。舉子裝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僕罪而遣之。○屠石秤督學浙中。持法最嚴。按湖時。群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味爽保甲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將妓與生入。保甲大呼言狀。公佯為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鬢頗遠。公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役喻其意。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公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

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娼則逐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之曲全士也自是不風頓息

◎輕差隸役擾害良民

五過發明柴文伯曰事之初起甚微

無奈居民上者其意不欲安靜輒見事風生其不肖者更將因以為利至於閭枕之間騷然不問也故循良之吏大事恒使之小濃事恒使之淡漸小漸淡則漸無事矣

◎懶於審狀愚民呼

顛概不准收使冤抑不伸疆暴罔忌

十過徵事包孝肅公立朝剛嚴

聞者皆憚其接小民必使得盡其情尹開封時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公命大開衙門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晦菴先生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

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薛文清曰為官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可不戒哉○律有越訴之罪州縣官誠宜加嚴於此然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滯引惹詞訴文公先生文移特為戒之留滯且不可况可置而不問乎則越訴者之紛紛無怪矣○余健吾曰朝廷設立官府之意原為民間分憂息爭使之一一和解今人不知設官之意使百姓赴愬無地只得裹糧奔告上司既添府城歇解之費即或批行到縣又增自己一番審斷且上司事又難逐逐空回只得問罪取保費民有不小者附錄朱子曰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遂旋換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會事且恁鶻突

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一切利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週歲。不見消息。不得予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人犯既集。令之守候。

一日三過。發明鄭子任曰。近時聽訟。弊政為余之深痛者。則有所謂補解呈。掛起數也。何謂解呈。隸役持牌。拘齊原被。干証。應審。一起人犯。各為解到。持牌者欲未飽。則不肯解也。解到之日。逐名呼點。乃候經承送案。掛牌示期。經承者欲未飽。則不即送也。何謂起數。甲事云云為一起。乙事云云為一起。牌上共五起。

六起。經承書牌送進。硃批某日早堂審。或午堂審。得其期。則歡然以為有定日。於是畢集聽候。而忽因他事阻隔。或審不一起。而即退堂。又移明日。甚或屢易其期。其在詞者。無論矣。更有以類相牽。親隣探候。朋友護防。寓所供給。衙前茶酒。所費不貲。其為苦累。不可勝言。若會打官司之人。則衙前情熟。日有交通。雖久以伺候。未嘗為困。而惟良善之人。足未履訟庭。目未見官府。經此拖累。不待對簿。而已心愁膽怯矣。所以良善之人。率多受虐。而不敢有控也。夫官長之理訟。蓋為洗雪冤抑。而徒以困良善之人。使有抑不敢求伸。豈非弊政之為害實甚哉。故親民之官。直當使如一家之得相通達。無有層折。以滋蔽隔。即聽訟一節。雖為政之末。奈何復以弊政參之。使良民生畏。而胥役多權也。

◎聽斷不細心。或

刑或縱情法未允。一事十過。大者倍論。入人罪者。另

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顏壯其曰。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其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虚心觀察。○張甬川曰。語云。片言折獄。而書稱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後世若錢若水之在同州。向敏中在西京。皆嘗辨疑獄。以神

明稱。考其心。亦惟求生於所必死。求疑於所不疑。旁推曲訊。涉歷旬時。而後其情得焉。則所謂片言折獄。亦曰簡稽之既孚。叅伍之既備。乃徐以片言折之。豈其兩造始至。未少鞫訊。而遽肆辨說。以塞顛蒙之口哉。今也不然。視斯民之痼瘵。如秦越之不相戚也。盛氣而臨之。威刑以懾之。泛然而引。茫然而問。卒然而決。選輒之民。惴惴焉如沸鼎銛鋒之不敢櫻。求幸免於須臾。猶恐不得。尚暇張目吐氣。自暴其冤。抑於几席前哉。而儉惡壬兇。顧往往得以乘機伺間。以售其毒。刑不足以懲奸。而適以重為良民困。刑之設。豈端使然哉。曹參之戒掾屬也。曰。無擾獄市。夫惟不以已意拂斯民焉。而後可以無擾。天下之事。非治之難。惟無擾之難也。○**徵事**。士子楊之奇妻。僦驛往父母家中。途遇一醉人侮辱之。遂至鳴官。時溫仲舒判開封。見

醉者面有爪痕。一例決遣。婦人不食累日。其夫下第。還痛妻被杖。詣府申雪。仲舒不聽。於是夫妻赴水死。是日仲舒夢城隍責曰。子太鹵莽。妄決良婦。寃死二人。其譴非小。既而朝廷聞之。仲舒以不職罷。不久死。○宋高防知蔡州。部民王又為賊所劫。捕得其黨五人。繫獄窮理。賊伏已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賊閱之。因召王又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耶。又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寃。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箠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詣闕訟防之功。訴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為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偽蜀李龜禎久居憲職。忽一日見十餘人披髮稱寃。龜禎大怖。誠其子曰。爾等長成筮仕。慎勿

為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止因循成律。遂至寃人如此。自今悔之何及。遂患病死。殷棠川曰。清慎畏懼。令德也。苟無仁恕之心。或自矜修飾。務苛切以樹威。或避忌形迹。數陷富族。取不受請託之譽。雖灼知寃狀。且曰。冒嫌違眾。何利乎我。而為彼任之。甚至故加榜掠。亟促獄具。以示無染。夫居官豈遽為此。顧忌念重。積習日熟。則皆見為當然矣。觀李龜禎事。士為刑官。可徒恃清慎畏懼。而少哀矜惻隱之心哉。**廣義**聽獄者。誠宜以惻怛寬仁為本。然亦不可執寬之一說。而概從輕減。象山先生所謂於所不當宥而宥之。即是悖理矣。故白文戒情法未允。兼舉刑與縱而言。所貴乎細心者。惟其不可少有偏徇也。嗚呼。難矣哉。○朱子曰。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

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又曰。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
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
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
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
而處之。○又曰。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
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
倖免。是乃所以為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
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
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
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
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
而受賂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

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
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
可以從重也。
◎強盜人命不即審驗定案致招情出入扳

累無辜。百過致有冤斃。囹圄者另記一命百過。附錄
校書郎張子真居三川間嘗請見王沂公。延

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
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
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
將先事除之。如何。子真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未
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向來書軸。俾自閱之。
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
訟息而民安。廣義陳述古先生治蒲城。夜寐夙興。訟
之難聽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迂菴子曰。聽訟而能

窮極本源。是乃剖決無留之法。而夜寐夙興。又乃剖決無留之本。蓋臨事隳惰。則其精神先不足於料理。及其聽決。又牽株引蔓。不得事之主腦。安得不積久加煩乎。大凡獄訟固貴詳審。然其弊亦生於淹閣。有心秉公者。必知所以處此耳。陸莊簡公令濬縣。濬有富民。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積。案如山。淹閣不決。陸至審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陸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此亦陳公夜寐夙興中窮極本源之快論也。尤妙在一審實。即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使。使若先聞。則不勝其葛藤。有心秉公者。又不可無此擔當。○胡瑄問劉元城先生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宋若谷。

初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過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語。畢記之。簿上列各人姓名。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狴狴既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觀此。則知招情出入者。何可以任推勘之事也。○奸捕唆盜妄扳。反覆詢究。輒行拘提。

良民擾累。既得真情。不即將奸捕重法處治。

皆記五
十過

事劉皓為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吏令盜偽通買物者十餘人。乞追証。意欲乘時規利。皓伴為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

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爾宜屏縮。以候來者。**發明**。余中丞治譜曰。最防快壯人等。胡疑妄指。將平人巧拿怪。綁異拷嚴。鞫逼令招認。致之展轉相誣。甚者授之口辭。使之攀咬。以後快壯拿賊。除真盜拒捕。曾毆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其餘止許。綁縛到官。掌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有傷者。快壯重懲不貸。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真假。限內身死者。許家屬告發。定擬償命。**備錄**。嘗觀感應篇集註。深慨捕盜一案。弊惡多端。蓋不止捕役之為奸也。堂堂官府。須令光明。然後可以戢抑奸宄。何可身自犯之。其言曰。如緝獲全完。功也。乃不審真偽。虛實。惟圖緝獲如數。以不礙陞轉。遂有訪覓竊盜。嚴刑逼供。以

充強盜之數者。亦有指劫張之盜。改為劫李者。亦有彼案獲賊。即賄買彼處官捕。逼令強盜供招此案。亦曾打劫。以圖註銷前件。供招冊內。某人即某人。有一人而數即者。此中嚴刑逼勒。不知凡幾。究竟真盜不獲。桃僵李代矣。更有大案限迫。官捕畏比。無可如何。強拿外方無告乞兒。奇刑酷炙。勒取口供。且懼以異日改供。即刻處死。以致申解上官。犯人供吐如流。全不聲冤。以祈稍緩。須臾者。更有路逢孤客。竟行斬首。詭稱於某處某村。途逢某盜。執械相拒。即行殺死者。更有尋覓無主屍骸。強稱之曰。某盜行至某處身故。上官無計可考。止憑州縣印結。印結以為是。不得不為之申報開復。故常有數年既死之盜。忽而復生。翻致不敢上聞。此又督緝中之噴飯者也。

◎狗受請託出真正巨惡死罪

一人。百過得賄另記過。發明。畏勢徇情。在操持中已為過矣。若乃縱惡養奸。顛倒刑法。其過之大。更

何可言。然迷而不察。且有以寬人之罪為功者矣。試觀上文或刑或縱之條。誤而縱之。不免過焉。况徇私

賣法。者乎。◎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百過。莊渠先生與劉汝楠曰。校昔少年。蒞

仕刑曹。人情物理。懵然不通。惟惻怛憂民之冤。每訊一重獄。必夢先祖告誡以故。曰。惕。曰。不敢。任血氣

輕易。箠人。有訴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時多病或厭。則自責曰。問事競挽鬚。誰能即瞋喝。盍不推

是心。此皆拙者所經歷。敢為高明誦之。徵事。閻公撫南京。有誣鎮江民周志廉窩盜者。廉富畏刑。以賄屬

權貴請寬。公益疑。竟杖殺之。一日鎮江郡丞盧仁上謁。公突指曰。汝何故帶囚犯。周志廉來。仁茫然。公復

厲聲曰。皂隸旁邊立者廉也。當卽昏眩仆地。未幾而死。◎事體甚細。罪狀甚輕。

輒行收監。任奸徒百般舞弄。百過。發明。柴氏誠子手鈔曰。囚圍之中。寒暑疾

疫。飢寒困苦。真眼前地獄。彼為官者。動輒禁繫。視同等閒。其熟睡清夢中。亦嘗稍念及否。吾兒自作令以

及司城誓不妄羈一人。不時至獄中。察問病苦。凡罪囚之無獄食者。日於署內煮粥飼之。庶不至以人命

為戲焉。爾徵事。趙清獻公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疾

濕蒸。冬有痺瘰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死就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

上飛甲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者。邵堯夫每稱公蓋

仁於存心而善。化酷吏者信夫。◎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

破人身家。五十過徵事。辛公義刺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

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

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醉怒杖責人。十過附錄。筮

戒八章。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

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

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

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

穆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盛寒炎暑憐不打。佳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

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舖行該打。為修私

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此刑戒八章。乃呂叔簡所作。南

臯鄒公刻石於南刑部。以廣欽恤之仁。雲棲大師見而讚之曰。刑戒八章。洞晰隱微。諄切懇苦。予三復之。

合掌讚歎。何幸得聞仁人君子之言。豈獨筮仕初官而歷久任。一命以至三公。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於懷也。◎主事明知冤枉。或拘

忌上司權勢。或難破前官情面。依樣葫蘆。不與辨究。

心公耶私耶倘有毫髮冤情其罪重於初審何者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天地神明豈無知哉

賦稅居官之六**總論**今長考成關於賦稅者特嚴

故平時樂言恤民一到催科寬仁撫愛之情有不敢用矣恐其礙於考成也夫為令長者承上之督催誠不可以置考成於不論然即催科之中未嘗不可寓其仁愛焉有以使上不誤公下不病民其容不講究夫善法也哉格之訓誠參參數言然本其意而推求之其間因時制宜隨俗通變期於不失其意焉斯可矣

功欵催徵有法能令小民樂於急公簡省杖責掃除閒

費三百功**發明**趙蒼佩曰紛出牌票濫加敲扑最是催科弊政仁慈愷惠之令君薰然德愛浹於人心

仍可以不施責比只須懇惻數言而急公者自集段幻然公之故事可徵矣其不能然者亦但當不時抽摘戒一儆百而仍嚴詞出示令民常自凜然先期防摘完者必多若迫追亂比則先有差役之擾其畏比也則有修限之錢其既杖也又有杖錢之費小民之家必待多方設法五日十日莫非比期將令奔應不暇即稍有那掇僅支閒費而正供益虧矣故家貧者愈比愈不得完若家足者一幅曉諭舉國聳聽惟恐摘及又何待於血杖也哉是故催徵善法必以簡省杖比為主彼設定比期日事敲扑徒開胥隸得錢之門而簿籍繁多終不能逐戶清晰良者則完頑者自欠毫無濟事真弊政也**徵事**李師中知洛川民負茶

稅追繫者甚衆。師中寬之。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計日輸一錢。歲終逋者盡足。○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韋溫為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其期。而賦辦。○司馬池為光山尉。適大內火。諸縣調發竹木。州限縣中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竹。轉市湖廣。非三日可至。乃別與民立限。過期者罪。時盛度為太守。聞之大怒。既而光山輸竹。反為各縣之先。池遂大任。○寇萊公知城安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

稽違者。○种世衡知武功縣。有所呼追。不使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皆如期而到。○高忠憲公論摘欠之法云。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來未完者。即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剩者。即從寬處。毋得但論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別。催徵止用里甲。間於奸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拿一二無得。遍差皂快。執牌下鄉。徒空雞犬。無益繭絲。○海忠介公啓潭次川曰。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其間可為百姓痛哭。可為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國計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寬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

◎審編里役差遣均平闔

治翕然悅服

三百功徵事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冊躬

自核實民有議均里甲概及士夫者公
日仕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仕者乎優仕於今政
以貽恩於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怡然稱
平○程明道為上元簿先是民憚差役急則互相糾
訴鄉隣遂為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
籍而命之無有辭者○蘇頌知江寧時建業承李氏
稅賦圖籍無稽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
互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
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
遂剷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邑法之○知人
戶之高下須於閒時早為加意如程明道之盡知如
蘇子容之因他事而詢察皆是預先明白令一邑人
民如一家習熟自然均平無蔽不然直待臨事之際

人人面審謂之審役王文恪曾痛言之謂此時有力
之家必多方行賄詢之糧塘則賄糧塘詢之里老則
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黨為蔽欺貧富舛置
名日均徭亦安得而均之也○陳霽巖知開州州縣
均徭舊例三年一審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庭集而
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為九則賦役皆准此而派
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官惟據此三等人三等
人因得招權要賄公蒞任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
取舊冊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名里開填分作
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
看有曉事且樸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
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
何戶漸消隨其所答手註簿內如此數次參驗之所
答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州槩有二百餘人即閉

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又因聖節先揚言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即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編成底冊審時一甲人齊跪堂下公自臨視擇其中二三篤實人作為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底冊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審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

◎征收錢糧井井有條民皆便利姦蠹不得欺

也。隱包侵。百功。發明。征收不立規條使經手者任意低昂且或侵漁乾沒其最病者小民受虐連日等候不能得收風雪可憂懇請無路不得不央及於收場熟識之人此等皆是奸猾一以包攬為事侵腹

朋吞往往水落石出仍累小民弊端不堪言述故規條之善不但當鈎考嚴密尤期簡易便民使小民無難納之苦則包攬弊絕而民之食福多矣徵事馬伸為成都郫縣丞到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何辭伸至場中諸色人果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誑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乃逐一嚴禁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時倉使孫侯按部早行見負擔道旁假寐怪問之皆曰今好受納官某等至無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嘆息不已即日薦之

◎墾闢田疇野無荒土

百功。發明。陳于夏日天地自然之利有以開之則日

生人力可用之處。有以導之。則不棄。古之爲政者。必使野無曠土。人無廢業。勞民勸相之方。惟在上之人講求之耳。今世儘多可耕之土。委諸草莽。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則上之人未盡勸相之道也。蓋爲農者。貴使之喜於從事。而游惰之民。不可不嚴以禁戒之。今令農無所樂。而游惰無所忌。則力耕者寡矣。此一患也。人稠地狹。往往人有餘力。雖欲耕而無地。若人稀而地廣者。則又病於地多遺利。而無人之可耕。顧上之人不思設策以轉移之。沛澤以招徠之。竟使人滿土滿。偏受其弊。而可耕之田。終于蕪穢。此二患也。又有患者。川流不疏。乾土無引漑之利。隄防不固。下地無捍水之資。常年有種無收。遂以無用而廢置之。夫此三患。非有難處。而特慮居官者莫以爲事。誠欲使地無不耕之土。人無不盡之力。其要在於鼓舞農

民。時有以課其勤惰。勸興而董戒之。凡游手者必懲。率境內之民。而咸趨於農業。則墾田日增。地利日益矣。若夫野曠人少之區。必當招集客戶。爲之興建屋廬。給借種食。至成熟免息以償。而且明告以始至之年。特爲寬征息徭。待其旣爲樂土。然後同于熟田之征稅。如此則民皆利之。雖隔境者。孰不慕悅而爭來。又何土滿之足慮乎。至於疏通水道。修築堤防。使蓄洩有資。高下無患。此其事雖藉民力爲之。而相度經營。則係爲人上者之責。苟視爲末圖。則備踈而功墮矣。措置乖方。則民勞而怨起矣。必欲盡土之宜。順人之欲。使民全享其利。而無所患苦。莫若官募夫以從事。而不徒役民。雖一時浩繁之費。籌畫維艱。要之疆理旣成。而年穀時熟。則所費者有限之貲。而所獲者無窮之利矣。其地大而費廣者。則請於朝。而行之地

小而費輕者則或藉力於富民或借資於公帑惟相時勢而酌其宜則事易舉而功易成矣誠如是以為政則三患皆去而磽瘠沮洳之區皆為膏腴沃壤民生豐樂國課廣益皆取諸此古者天子巡狩考課諸侯首視其土地田野之闢治與否而加之慶讓誠重其事也居官者而能盡心於此其功孰有大焉者乎

過欵 催徵無法一意嚴比使民無措手吏滋弊端錢糧

不起民困日深 三百過 **發明** 劉珙曰國家以恤民為重今雖有字民之官而不舉字民之

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州縣長吏趨辨引前苟逃譴罰不過巧名色以科歛紛文引以追呼峻鞭扑以恐嚇歲計一辦則能事畢矣○感應篇輕蔑天民註云試思朝廷軍國

大計每年夏稅秋糧凡數百萬金錢終歲之所倚賴者皆賴此負鋤荷鍤霑體塗足之民也乃居官牧民者逞志作威嚴刑聚歛賤民如糞土疾民如仇讐非但我之一身罪孽山積獨不為國家根本之計乎夜鐘衾影平旦清明之際三復思維通盤打筭軍國之所最重者則輕之朝廷之所深恤者則蔑之顛倒悖謬一至於此此何心也○又虐下取功註云只顧自己功名不恤下人艱苦就如考成全完功也乃不念水旱凶荒橫征厚歛敲扑之不已繼之以三木貧民拖欠罪不致死然往往立斃公庭矣○殷棠川曰凡官長居民之上皆當為民捍患恤災若水旱頻仍不為請命反急催科不能救援反行敲扑其意亦曰功令可畏不得不如是者所以全功名也嗟乎功可取也下不可虐也縱不畏百姓之怨咨亦不畏子孫之

受報乎。○陸宣公論徵收迫促之弊曰。蠶事方殷。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懲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值。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迫。重傷疲人。○高忠憲公曰。夫久逋帶徵。徒飽吏胥皂快耳。每見官府出一番牌票。吏胥得一番牌錢。皂快持牌到民間。但索牌錢。不索逋賦。即官府嚴拿欠戶。欠戶亦但出杖錢。雇人受杖耳。民間費無限之錢。國家何曾得錙銖之賦。此而不蠲。上受虛名。民受實禍者也。○張江陵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現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餒。妻子流離。現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現年

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况頭緒煩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隱。適足增谿壑之貪。甚至蒙昧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與其敲扑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附錄**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作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立。忍饑取麻燈下緝。一身弗暇私自憐。鳴機軋軋向窓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襴裙兒作褲。明朝官隸催科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元道州詩云。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追呼且不忍。况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

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

徭賦不均。欺蔽得售。漏富累貧。三百過貪得賄者不在此限。郭諮攝

肥鄉令。時田賦不平。歲久不治。諮到職。念曰。賦稅不均。則富戶獨免。貧戶受困。隱占益多。逃亡愈甚。公家之課。將益虧矣。是令罪也。乃閉閣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餘家。藏逋賦八十萬。流民皆復。潘鱗長曰。丈量之法。未始不可行。須得如諮者。除其無地之租。則不致賠累。正其無租之地。則不致隱占。庶貧富不致交困。而逃亡得以復業矣。誰謂其擾民乎。唐陸道威曰。清丈田畝。極為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為大害。不特無法。即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

無才。一則里胥作弊。一則豪彊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故為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晦翁行之於漳泉。剛峯行之於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為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豈惟安石方田。即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峯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峯為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特甚。况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為人上者。不可不知也。王文恪公曰。朝廷嘗蠲免荒數。而有司不奉德音。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愚按不均之嘆。其弊多然。真堪扼腕。官府即實心奉行。而一人察識。豈能勝蔽欺之眾。則有法焉。莊渠先生與聶郡守曰。舊

歲免災。因會計不早定。故實惠不及小民。今歲有詔。漕運折色若干。甚大惠也。聞會計在邇。願早定畫一之規。揭示各邑鄉林。使愚夫皆可與知千里之內。誰不歌舞盛德。可泉每定災數。輒先期出票。曉示小民。胥吏雖有神姦。不及措手矣。愚謂此意為守令者自宜曉之。

◎倉庫征收規則不嚴。任用不當。小民有勒措擔閣之憂。奸蠹有欺隱包

侵之弊。百過奸蠹包侵。重復累民者。另記過。發明詳其規則。謹於任用。而又須時常覺察。嚴示曉諭。庶幾弊竇無容。而公私交得也。不然豈惟

民病。一旦虧空。擾擾紛紛。將何以善補哉。◎境內

可耕之士。不設法墾闢。任其荒棄。百過發明禮記曰。貨惡其棄于地也。

又曰。地廣大荒而不治。士之耻也。蘇子由曰。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創置摹畫。皆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而長吏不以為意。則廢之為墟矣。善為政者。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夫修敗補缺。此非難辦之事。惟其弛放怠惰。是以因循不治。子由之論。誠為有見歟。

彙纂功過格末卷

姚文然感應篇頌言

文然以掃先祖中憲公墓兼謝弔至江寧病瘧者月餘至九月廿四日夜夢一羽衣人至予泣拜之并呈以詩未有借問小人曾有母如今果在凌風臺之句良久見先慈大人至曰兒病瘧乎可誦太上感應篇勤而行之兼廣訓導無怠予泣而寤次日從予友鮑子曼殊覓感應篇具以夢告曼殊曰予久許梓感應篇註以獨力難成因循不就致為神明所呵功名蹉跎示警夢寐者屢矣今當力成之予因同心考訂薄助梓工以資先慈冥福清晨必淨心捧誦一卷回省生平但覺愧心悔心恥心懼心並集數日而瘧果愈因念太上慈悲普濟迷鈍禍福明其自召善惡原於起心示以諸神在人頭上在

人身中德盛者體物不遺聽之不聞視之不見訓以上
天降福三年降禍三年生物者因材而篤栽者培之傾
者覆之指人心病作人心醫長人善根塞人惡源種人
福田拔人禍本如是功德不可紀量我因慈訓得捧真
詮乃稽首涕零而作頌言

太上垂寶訓 慈憫世間人 禍福不自天
一切從心造 善心起未為 吉神已隨之
其惡心起者 凶神亦如是 今人云行善
動云力不足 但作此見者 卽為心不善
譬如貧窶人 衣裏有寶珠 將珠出市賣
錢帛已無量 若還貧窶者 不知有珠故
太上訓三善 名為語視行 有口不語善
終日豈默坐 有目不視善 未見合眼者
有身不行善 晝夜亦勞碌 以此內自省

行善非無力 但隨心所及 善量悉圓滿
昔有乞丐兒 適當賊擾時 城中嚴奸細
不容乞兒入 以此居城外 夜棲破屋中
忽聞寇賊來 唧唧人馬聲 乞兒起自念
此賊夜襲城 城上柳鈴稀 燈火半明滅
當因人倦寢 此城必屠陷 我當間道去
救此全城命 既作是念已 趨城下大呼
城上人警覺 金鼓一時鳴 矢石及銃砲
亂向暗中擊 賊徒大驚駭 棄其雲梯去
以此一乞兒 救此百萬命 今言無力者
孰如此乞兒 請視此乞兒 功德有量否
所以下下人 能種上上福 起心若行善
力無不足者 又有作過人 不欲持此經
心中常思念 我罪已深重 勿復言鬼神

徒爾增恐怖。	不。思。太。上。訓。	改。悔。便。轉。福。
改。為。積。善。種。	悔。為。滅。罪。本。	惡。既。由。心。造。
還。即。由。心。滅。	譬。如。冬。月。水。	凍。結。即。成。冰。
及。至。春。暖。時。	是。冰。還。為。水。	則。知。冰。與。水。
性。本。無。二。故。	又。如。劣。手。碁。	半。局。已。大。敗。
忽。遇。善。奕。人。	指。點。及。教。導。	是。人。能。信。受。
局。終。反。得。勝。	若。仍。復。敗。者。	當。由。不。信。故。
昔。有。一。老。僧。	焚。修。關。聖。祠。	道。行。甚。清。潔。
勇。猛。修。善。事。	適。當。賊。擾。時。	夢。神。來。告。語。
汝。明。日。合。死。	有。賊。乘。白。馬。	名。為。朱。二。者。
是。汝。宿。世。冤。	汝。合。死。伊。手。	稽。首。向。神。言。
今。生。頗。行。善。	願。慈。悲。救。護。	神。言。無。救。法。
救。則。汝。自。救。	清。晨。鳴。鐘。起。	有。賊。入。山。來。
擒。僧。命。引。導。	何。山。有。財。寶。	何。洞。有。婦。女。

速。速。導。我。去。	不。然。便。殺。汝。	僧。忽。自。思。惟。
我。業。已。合。死。	今。復。導。彼。去。	掠。財。淫。婦。女。
是。謂。業。上。業。	雪。上。又。加。霜。	枷。上。更。著。鈕。
便。起。呼。賊。言。	我。不。復。導。汝。	汝。非。朱。二。乎。
我。命。終。汝。手。	是。賊。大。驚。駭。	汝。何。知。我。名。
定。是。聖。神。僧。	僧。告。以。夢。故。	朱。二。自。思。惟。
冤。報。無。窮。已。	神。言。不。救。汝。	即。是。救。汝。法。
汝。不。導。我。行。	是。即。汝。自。救。	我。汝。自。解。冤。
稽。首。神。前。去。	故。知。禍。可。轉。	太。上。無。誑。語。
急。向。生。前。改。	莫。待。死。時。悔。	改。悔。一。由。心。
無。罪。不。滅。故。	又。有。小。根。人。	受。持。不。堅。固。
今。日。行。微。善。	望。報。在。明。日。	不。思。太。上。訓。
久。久。獲。吉。慶。	太。上。所。說。經。	猶。如。天。上。雨。
人。生。所。行。善。	猶。如。地。下。種。	雨。澤。無。有。二。

地。有。肥。瘠。故。	受。命。有。厚。薄。	遲。速。亦。如。是。
勤。勤。力。耕。耘。	及。秋。咸。收。穫。	種。遲。便。棄。捐。
無。有。收。穫。處。	亦。有。行。善。者。	暗。中。神。護。佑。
愚。人。不。自。知。	妄。言。無。利。益。	展。轉。生。疑。謗。
譬。如。癡。駱。兒。	身。立。顏。牆。下。	持。菓。手。內。嬉。
皆。不。復。知。懼。	其。父。急。趨。來。	提。兒。向。別。所。
牀。倒。兒。命。存。	涕。泣。向。母。言。	父。奪。我。菓。去。
又。如。覆。舟。人。	扶。板。至。洲。岸。	資。財。皆。蕩。盡。
衣。被。亦。漂。沒。	稽。首。謝。神。靈。	賽。願。更。還。福。
乘。舟。不。覆。者。	不。復。言。神。佑。	所。以。大。善。人。
精。勤。無。退。轉。	福。向。緩。中。生。	禍。向。暗。中。滅。
因。果。報。應。中。	分。明。向。人。說。	修。善。受。苦。者。
為。善。未。熟。故。	至。其。善。熟。時。	自。見。受。樂。報。
稽。首。太。上。尊。	普。度。一。切。衆。	心。生。一。切。善。

善生一切福。若人受此經。信行及勸導。
 是名為法施。功德不可量。

順治甲午年陽月長至日龍山姚文然稽首敬撰

袁了凡訓子立命說

余童年喪父遂棄舉子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先人之命然也後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敬而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余問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余引之歸家試其數悉驗余遂起讀書之念孔為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為余卜終身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二年半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壽終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核其名次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為署印

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歎曰。五策卽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窓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已巳歸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余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卽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余問其故。曰。人生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

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因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後問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凌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余好紫。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余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善飲爍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卽如生

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養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汝信得及否。余偉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

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作之事。逐日劄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曰。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念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道。而先曰。天壽不貳。夫天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天。孰為壽。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以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天壽不貳。然後可以立死生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為重。曰天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勵景象。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庚午。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

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悞。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念頭。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余行一事。遂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鷺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或施食貧人。或買放生魚蝦。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行善事一萬條。及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余在任。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編。所行善惡。纖悉畢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常憂善行折除。不能完滿。忽夜夢見一神人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厘七毫。余爲區處。減至一分四厘六毫。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余以夢告。

之。禪師曰。善心真切。卽一行可當萬善。孔先生算余五十三歲有厄。余未嘗祈禱。是歲竟無恙。今六十八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巳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爾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榮顯。常作落窶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便耽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

了凡先生得雲谷禪師一言指悟遂不爲氣數所拘。先生固能改之君子。而禪師亦善誘之奇人也。然其說蓋嘗發之於吾儒矣。昔朱文公門人廖德明幼時夢一神題其簡曰宣義郎廖某後登第果授是職。因思前夢恐官止於此不勝鬱鬱問於文公公諭之曰人與物不同器如筆止爲筆不能爲硯劍止爲劍不能爲琴故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盜跖而暮爲堯舜者有惡人齋戒沐浴而可祀上帝者其間吉凶禍福難以一定論也。今汝赴官惟是起心動念先當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前夢不足介意德明釋疑受教官至侍郎今禪師與文公之言相合因并識之。

俞淨意遇竈神記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試輒高等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諸生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應試七科不中生五子四子夭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八歲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多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每臘月終自寫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又數年至四十七歲除夕與瞽妻一女共坐淒涼相弔忽聞扣門聲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坐口稱姓張自遠歸聞君舉家愁歎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爲張誦之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

也。公大警曰。予聞冥冥之中。織善必錄。余與同社諸生。誓行善事。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卽如郎君規條中。惜字一欸。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窓。褻物。甚至以之拭卓。君親見。畧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一二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沉而已。其實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君亦自知傷厚。但於朋談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邪淫雖無實跡。君見美女子。必熟視之。心怪怪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君連歲焚疏。冥司日以察君。無一實善可紀。但見君之貪念。淫念。妬嫉念。褻急念。高已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讐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謂種種意惡。固結

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猶祈福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旣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嘗有一事着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懇懇勤勤。使此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自欺。久之自有效驗。言畢。卽進內室。公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卽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除諸妄。

也。初行之日。維念紛乘。非疑則情。忽忽時日。依舊浮沉。因於家堂所供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善念真純。善力精進。倘有絲粟自寬。永墮地獄。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傍。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而且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為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張江陵為首輔。訪於同鄉。為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為援例入國學。萬曆四年。丙子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偶謁內官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四方為已嗣。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

小時悞入粮船。猶依稀記姓氏間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吾兒也。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為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為善益力。其子連生七子。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竈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咸以為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

楊復所決科要語

休寧有一儒士姓程名學聖師事洪甲頗解事明理立
 心操行無諂曲中年以後常遊神冥府言人死期月日
 時刻不爽每先與洪言無不驗然洪以外他人弗及也
 前後所言於洪者洪多不洩唯潘雪松祝石林二人素
 與洪好苦公車兩不第洪囑聖稽之居二日告洪曰潘
 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在癸未雪松果第洪又命為石
 林稽之聖對曰天榜未定須待定後查之大凡春榜定
 於隔年之十月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洪記其言至乙
 酉之十月又命之聖報曰丙戌榜無祝公己丑榜有之
 雖然兩榜之間尚有邪移增減洪問其故聖曰冥中議
 論陽間人善惡何止月旦評哉平生為善忽有一念之
 惡神即惡其穢平生為不善至此猛省痛改神即鑒其
 馨至於科甲一事專屬文昌凡能文之人咸登其籍寧

身傳功過各

卷末

決科要語

三

獨本人心行。毫不可隱。雖其祖父曾高之一善一惡。皆籍註也。又寧獨其人善惡之大者不或遺。雖其隱衷微念。片語細行。皆洞悉也。以此比較輕重。酌量去取。無錙銖少謬。有其人不善而乃第者。因其祖父之德勝也。或善人不第。則祖父之德不足也。有其人浪蕩欠簡束。乃其心中鯁直無毒腸。却乃取。或循循有執持。外貌雖善。中情不直。多見棄。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有分者。新念遷善也。天家考察。曾無頃刻之停。今兩榜正在那移之間。吾能知祝公之有分。而不能知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第焉。雪松為余年友。馮開之所取士。石林則余拔之一日。過石林。備聞諸語。余乃有警於中。憶余年少時。受舉子業於先君。嘗聽講。至夜分不寐。待旦。即發揮於文字之間。呈之以歡先君。又見先母多病。每夜須人靜出。天街上叩禱。願早登第。及

吾親見之。是時念念唯在愛親。無他念也。余登鄉榜時。年二十有一。其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於神前朝夕默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為身家。不為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者。神明鑒之。蓋三年復第。今以程君所言。冥事觀之。余亦有暗合焉。抑非獨余也。凡登第有盛名。事功磊磊落落。軒重人世者。其立心自治。咸有大願於中。而未嘗輕以語人也。余何敢輕語人哉。夫塲有餘粟。鳥呼其羣而共啄。野有美草。鹿吻其類而共食。其性然也。今士人吾同氣也。余有所聞。寧忍以不告乎。余是以敘述程說。及余所警者。以為諸士告。俾悟決科之道。以立心格神為本。而博誦作文。其輔之也。

彼此情稔。因與婦矢曰。我得中。必娶爾。及放榜。兄入彀。弟下第矣。復誑婦曰。吾將赴春闈。俟發甲後。娶爾。且以乏資。斧為言。婦傾囊付之。春兄復發甲。婦終莫覺。朝夕盼望。鬱鬱成疾。陰以書貽。遂殂矣。所貽書。誤入兄手。兄驚詰之。弟不能諱。悉以實告。聞者皆短之。次年。弟所舉一子。殤。而兄子獨無恙。慟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祿壽。多子孫。稱全社焉。嗟嗟。命同相同。三十年前。事事皆同。可謂命相皆有據也。及一旦臨財色。彼此存心不同。遂致彼榮壽。且多嗣。此盲夭。且斬後。命耶相耶。不皆無據者耶。余由是益信相從。心生。命由心造。非謾語焉。不然。叔敖裴度諸君子。何以轉殤為彭。轉枯為榮耶。其感應篇功過格。實造命之指南。療心之靈藥。人烏可不行之也。因誌之以勵同志。

吉陽程大駿識

姚龍懷因果三世說

或曰。因果三世之說。毋乃荒唐乎。余曰。非荒唐也。請以見在者實之。昨日所讀之書。至次日書本未展。却成誦於口中。或童稚所見之事。至白首而其事已往。猶能記憶於目前。以昨日童稚為今世。則次日與白首為來世也。以次日白首為今世。則昨日與童稚為往世也。是即所謂宿慧也。殺人於數年之前。而抵償於數年之後。結怨於數年之前。而報仇於數年之後。若使今日殺人。而明日償命。則獄官無此斷獄之法。無論鬼神矣。今日結怨。而明日報仇。人間亦無此速報之法。無論天道矣。故速者以日月計。遲者以年計。又遲者以世計。其報一也。是即所謂宿業也。又如大計考察之法。凡三年以內。其知縣有陞為臺省者矣。有陞為部屬者矣。而考察之法。猶以知縣任內罪欵黜之。故以國法論。則遷除陞轉。

而後官非昔日之官而罪猶昔日之罪以天道論則投胎換面而來人非前世之人而業猶論前世之業蓋見任之與去任卽往生之與今生其理一也今之愚人唯不信三世之說故但據目前所見輒謂報應無靈不知報應一事有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如一惡人而或登科第或擁富資在世人必以爲報應之不靈矣不知其人前世或大有功德今世當有大福祿特以今世爲惡則遞減而罰懲之或罰去其大位而止與以科第或罰去其科第而止與以富資此等報應人不能知方且羨之慕之誰知是罰而唯天知之鬼神知之譬如宰相尚書有罪降作知府知縣愧恥辱已極然此唯君王知之朝中大臣知之若令失志老儒及市井百姓見之則必羨慕知府知縣亦大有威權大有榮耀矣凡此類皆所謂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又有旁人不能知

而本身獨知之者昔有富室邀一宰官水陸之珍畢具及宰官至偶患心痛思下一箸不可得旁人柔頤歎羨以爲司空見慣誰知心病難醫又有一塔家娶一新婦而婿不悅其親戚中表見新婦者明妝麗服儼若神仙讚之美之妬之誰知是石女兒又如張君裔蜀中赴命祖餞如雲應接委頓自云疲憊欲死而當日旁觀者却盛慕丞相長史如此風光烜赫又如李林甫出則騎士百餘人前後呵導旁人探望羨慕以爲宰相騶從何等威風誰知他却是防刺客救性命如山中人行夜路鳴金防虎一般全是苦心苦境至若一夕數徙床家人莫知其處尤爲可憐鄉間野夫晝間勤勞夜間無不安寢鼾息如雷卽有罪之人或犯國法或受官刑痛定禍止亦各高枕未有終年累月一夢不甘者然則李林甫二十年宰相反田夫罪人之不若矣其子李岫言於林甫

曰。大人怨毒盈朝。一日事發。欲爲此役夫。安可得乎。林甫曰。吾亦知之。然可柰何。蓋其心亦汲汲乎憂死亡之不暇矣。凡此類皆所謂旁人不能知而本身獨知之者也。又有名爲善人而中多隱慝。名爲惡人而中無他腸。或造大惡者。反行小善。以干譽。行大善者。反冒小惡。以招譏。人不知善惡之見。人心自生顛倒。而謂報應之際。天道反有差池。亦見其迷於論人而過於憂天矣。是以中峰和尚謂煩心未滌。正眼未開。不知是非先謬。反言禍福多差。誠確論也。王龍谿先生曰。輪迴之說。自聖人言。謂之無可也。自凡夫言。謂之有可也。昔有人問於某和尚曰。有天堂否。曰有。有地獄否。曰有。曰。徑山和尚道無。和尚何以道有。曰。徑山有妻食肉否。口否。曰。徑山和尚道無。始得。要之。報應因果之說。大善之人。不妨直視爲無。大惡之人。斷然不信爲有。天下唯中人最多。則報

應之說。爲教最神。爲功甚溥。今有好辨之人。蔑無因果。卽令其援古證今。高談博論。能使言因果者。一字開口不得。我不知其有益於世道乎。有害於世道乎。亦可以廢然返矣。子不語怪與神者。蓋聖人之學。主於敬天。曰。畏天命。曰。樂天。曰。知天命。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季路問事鬼神。而子不告者。蓋聖人以事神之道。盡於事人也。忠臣孝子善人烈婦。天地感動。鬼神護呵。此豈諂媚鬼神者所得乎。故誠能敬天。則不言怪與神可矣。誠能事人。則不言事鬼神可矣。此實教也。因果三世之說。雖涉於怪。然其意主於令人恐懼修省。以動其敬天之心。雖涉於鬼神。而其意主於令人行善去惡。以全其事人之理。此權教也。聖人因時以立教。設教以救世。其苦心則一焉爾矣。夫言天也。言鬼神也。皆以爲人而已。天爲民而立之君。君爲民而設之卿尹。以及於郡縣守

身。今有大人焉。凜凜乎朝廷。紀綱法度之不敢踰越也。兢兢乎天威。不違咫尺也。此而復告之曰。爾不畏郡縣守令乎。則贅矣。若夫鄉里之人。農商之輩。有不率於法者。則告之曰。守令不爾貸也。斯惕然懼矣。如必稱天子之威靈。以呵喝之。不幾於迂且褻乎哉。然則言天而及於鬼神也。亦若是而已矣。不然而曰。儒者不言報應。則羿皋禹稷之說。夫子既已不答矣。何於其出而復有尚德之稱哉。

顏壯其因果七辨

或曰。業報足信乎。恐皆偶然耳。孰為記憶。孰為分疏之者。曰。否。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不可掩。而况鬼神乎。舉心即覺。而况見之行事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自有與之作證對者。響應聲影。隨形唯人。自召何煩。記憶何煩。分疏且行善。必自慊。造惡必不安。亦自為記憶。自為分疏。語云。種瓜得瓜。種豈得豈。稗之不為黍也。稗之不為稻也。此必然。非偶然也。身有不信者哉。或曰。吾每見世人。淑慝自分。而死生不異。修上或多。坎坳兇頑。或終考命。是有差報之善惡。而且有不報之善惡矣。孰為一定之休咎乎。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世無數百年之人。而造物有未即結之案。純善純惡之人。既少。而可善可惡之機最圓。念有轉移。報宜斟酌。故有種善未熟而死者矣。有積惡未稔而斃者矣。有隱德隱

過獨甚獨真而冥司覈之世人不解者矣其善惡也非人耳目前之善惡也則以爲不報也其報也非人耳目之前之報也則又以爲不報也樂黨之汰報在書樂盈之死報在黨顛之倒之其變多矣則又以爲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人誅鬼誅同是一痛而世不之知也不之忖也則又以爲不報也試以一殺衆殺明之殺人者死以身償之若白起之坑降卒李林甫秦檜之流毒蒼生豈僅以一生畢其寃乎知一多之受譴有殊則知報應之錯行不爽矣

或曰王者彰善癉惡豈貴因循天道亦爾曷爲不卽施行使人警懼而有姑徐徐云者何也曰王法尚有遺漏天道必無疎虞且王者不忍必與矜全天心至仁每容悔禍古稱此老有耐性若情真理當必不相寬譬之貸券於人責償在後其所限之歲月日時有異焉耳夫一

代二代至於三四五代是亦天地償限之大數也報遲則息必倍焉且以人視之爲久遠天視之旦暮耳報在末世而悉快其生平報在後世而遠戮其宗祖此卽倍息之徵也而不觀之田主之收成者乎委土於佃秋而課之夫其朝種而暮穫也非田主職也以扶輿之大洪濛上下無窮無極而食報於百年之間其秋成不旣速乎

或曰子罕言利茲之談報近於利矣曰報必有施是由本而生非從貪而得也且不求利而求害亦甚非人情矣易不曰趨吉避凶乎是以聖人歛福君子考祥衆人憐憫莫知所從不亦哀乎曰若是則孟子何爲斥之曰孟子所斥者富強之利也若仁義之利則屢言之矣好貨之齊猶許其王蕞爾之滕猶聳之新其權變欣動如此如徒曰正誼不謀利誼未必正而已坐失其利聖賢

豈為此迂濶不情之說哉。蓋甘窮餓以沒世者。君子聞修之素心。降福祿而寢昌者。上天因材之定理。人生所享自有分際。不能為謀。所堪自種自收者。獨此方寸地耳。舍而不耘。而空言不耕獲。不蓄畬。寧不同鹵莽滅裂之報哉。

或曰。子不語怪。茲所稱說。不志怪乎。曰。儒者不言輪迴。重生。理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以談生為常。談死為怪也。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言人為常。言鬼為怪也。然聖人亦嘗稱精氣遊魂。知死生之故。與鬼神之情狀。豈盡不語耶。蓋所謂不語怪者。懼生民心。且駭眾聽。今所論次者。史傳之內。耳目之前。談生而非談死。言人而非言鬼。一以義理。配以神明。常也。非怪也。君何異焉。或曰。報誠有之。然導引而至於長生。積德而至於動天。皆非常人所能。曰。是不然。長生不死。非常也。若百歲內。

之壽。則常矣。大德受命。非常也。若履順迪吉。富貴福澤。則常矣。大聖賢大豪傑。可以致非常。實修實踐。獨不可以收庶常乎。且如文字。可以却虎符。呪可以治鬼。不食牛之家。可以辟瘟。一些小事。便靈妙如此。况念念積陰功。時時行方便者哉。今夫大富貴之家。其所從出。皆販傭側陋。隱德不耀。而後子孫忽食其報。非必盡聖賢也。胥靡登高。劔俠凌壁。神各有所極。當其極時。即聖人且多讓焉。患心之不堅。無患報也。

或曰。然則無為而善。與有為而善。孰佳。曰。無為者佳矣。雖然。恐借無為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而實行不至。君子無取焉。且引人為善。不妨示以所獲。勉強學問。則德日進。作之不已。乃成君子。顧其用意。何如耳。夫所惡於意者。為其覲報也。覲報而不至。怠將及焉。修其大而重遺其細。持之勉而難要之純。故每忽不自持。不足以

源非修行之道也。蓋嘗參校諸刻。歎服是本之分條序次。深得儒家正宗。六經四子性理諸書之外。若是格者。惠益世人。有同功云。

與善堂述曰。語云。律設大法。據格所載。功過相酬。分數相次。亦言其大凡而已。若誤執刻舟之見。如格稱害人一命為三百過。而謂救極微畜十命為一功。又謂費財百錢一功。假有富翁者。推刃一人。而救微畜幾多命。捐銅臭幾多錢。是遂足相當已乎。愚按是說。可云精矣。然假如有不幸冒昧。曾犯如此之過。而忽欲懺罪修行。則柰之何其必於修身行己之端。隨在勉持。無纖毫貽憾。由此推及於與人愛物。廣施弘仁。行之既久。則從前不謹之失。無不可以懺除也。述因果者。稱陰律極執法。而又極通情。在冥冥者。愚豈能窺。以理斷之。當有可臆信耳。

不曰善惡格。而曰功過格者。對天立言。而賞罰因於斯。禍福因於斯爾。抑過非惡之謂也。惡者有意為之。過者偶然犯之。或氣稟少偏。或時趨習染。或貧窮苟行。或任意忽畧。我輩正坐犯過之病。大抵功過格必為惡人所不喜。如照魔之鏡。魔怪何敢以之自照。我輩不必同於惡人。而亦不喜看之。不樂行之。吾恐其人不止於犯過已也。

格之立條。周詳倍至。然就其中。又有分數之大小淺深。境地之難易安勉。同此一事。實則懸殊。如白人冤也。其負冤之鉅細何如。與白之之得便與不得便何如。如成就人家業學業也。而所成就何如。與成就之用心用力何如。如同。一還遺也。而所居之饒乏。與所遭之多寡何如。凡此皆格所不及條分縷疏。是劃然定格之中。而不可以一例論者。仍自在也。解人當自了之。此論亦見於

劉念臺先生題遷改格云。此冊所該。正如市肆開場。百貨冗集。美惡並陳。聽人自擇。纔遇明眼人。未有不去彼取此者。但攤場雖有百事。而主顧上門。只問一事。兩事若愛博而情不專。如遊閒之人。徒手上門。收盡眼光。事費歎。事事檢擇。只成空手而去。是以學問人。貴真發心。如持錢取貨。決不徒手。又必取其緊要之貨。以濟家儲之不足。歸於實。有受用而已。前輩之言。如節用愛人一語。亦往往用之不盡。况其他乎。僕勸學人輩。用此冊時。只就痛癢相關切處。取一二條做工夫。便可事事打透。橫渠先生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若學得成。卽此可以悟道。延平先生一日誦志士不忘在溝壑。便悟道。東萊先生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便將宿習頓然消化。由是觀之。讀書人誠不在貪多。觀先生數語。可知奉行

是格者。只檢取一二條吃緊做去。自能事事貫通。慎勿視爲科條繁密。卽生畏念。

昔費文憲公尊人。得此格於陶氏。藏室夜光。寶而行之。嘗夢此格化爲金字。生宏。狀元宰相。又夢此格化爲銀字。生宏。探花尚書。獲效捷若桴鼓。然持此格者。但當論功過。不必問休咎。於語默動靜。造次顛沛之間。常用惺惺法。毋習久而忘。毋畏譏而置。毋無效而悔。毋陽奉而陰違。毋註善而諱惡。始之由勉而安。繼之由安而化。至於純善地位。不特爲功名之階梯。而實爲聖賢之路徑。亦本與善堂述。

周穀成曰。讀感應篇。須除六念。一除自恃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畧不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二除畏避念。畏難思退。暴棄孰甚焉。檢察雖密。勿以爲勞。約束雖嚴。勿以爲苦。力行旣久。漸至自然矣。

三除。因循念除。惡自新。貴乎猛省。如理亂絲。鋼刀立斷。猶豫因循。終身墮落。四除。好名念。善曰陰德。不使人知也。意主於名。其善也淺。信節昭昭。墮行冥冥。古人戒之。近世目行善者為迂拘。勿羞此名。斯為真好善者。五除。倖福念。冥冥果報。遲速有時。求效迫切。善力便減。且去惡行善。乃分內事。有求而為。將無所求而不為乎。六除。間斷念。善念不純。與無善等。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勉於始者。毋間於終。讀功過格者。同一道也。

感應篇功過格。皆勉人以積德累功。修身立命。但感應篇則提示夫大端。功過格則詳求於細行。要之。感應篇未嘗不重細行。正可與功過格參合。如云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此蓋不指平常善端。乃謂人所不易能者。如救一人死。伸一人冤等類。難行而能行之。每一事為一善。是以三百善即可

得地仙。非若功過格一功之謂一善也。而又有云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此節訓辭。切近可思。解者曰。語善。如樂道人善。勸人為善。述古稱先。不出惡聲。謗。不作淫詞。艷曲之類是也。視善。如常看善書。不視嬉戲。不窺婦女。不瞰人幽隱。不閱邪淫等書之類是也。行善。則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之類是也。言三者。而自旦至夜。皆在其中矣。一念乍萌。事雖不行。其根已伏。即謂之行善。行惡可也。人雖愚不肖。一日之間。未必無一言一事一念之善也。而惡數太多。折對已盡。尚有餘惡。則見惡不見善。善不勝惡。薰不敵蕪也。故君子貴積善也。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則積善之道也。要之以三年者。言善惡久而必徵也。愚按此節。豈非切示人以細行之宜謹乎。一部功過格大旨。此

節訓辭足以該之。一日功過相準。積得三功。所謂一日有三善也。爲善功夫。正於閒居無事時。循循而積之。感應之理自具。不可謂端居一室。善緣莫遇。而積功之難也。

袁了凡曰。人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因論改過之法。第一要發耻心。耻者。耻功德之不立。第二要發畏心。畏者。畏鬼神之難欺。第三要發勇心。勇則奮然振作。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集。而意念之間。常若不見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彰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若吝。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顏光衷曰。人有謂行善。貴在無意。偶然觸發爲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其說大謬也。孟子嘗言孳孳爲善矣。曰強恕而行。曰強爲善矣。武王嘗言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嘗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餓者於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卽忘。一人用意照顧。日夕不倦。二者孰得。此最現前易曉者。何爲悠悠忽忽。偏執無心之說。甚矣人之難悟。而善根之易壞也。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捐梓姓氏

卷首共八葉

黃華日煥章助刻六葉

卷一共九十三葉

黃華日煥章全刻

卷二共一百零七葉

曹渭濱壺助刻五十九葉

汪泰來開之助刻十葉

葉元衍來椒遠助刻四葉

夏永祚君玉助刻一葉

孫敏爾觀助刻一葉

陶銓靜九助刻一葉

曹宏業樞啓南助刻二葉

葉奇之鶴洲助刻十八葉

朱襄銘旃助刻六葉

陳大經萬選助刻二葉

夏天祚昌錫助刻一葉

黃日新志正助刻一葉

程文瑤振玉助刻一葉

力過各肩梓姓氏

程榮世辰周助刻一葉

汪元聖臣助刻一葉

卷三共六十五葉

吳均履忠助刻二十葉

程修時乃來助刻五葉

黃起公任助刻四葉

程元巖臣助刻四葉

黃璋維周助刻五葉

黃士安右助刻五葉

吳鈞助刻二葉

韓紹仲裔助刻二葉

程化天翼助刻二葉

汪瞻林友助刻二葉

張順戩宜助刻四葉

王雋禮石助刻二葉

王慎鳴離助刻六葉

黃殿王在助刻二葉

卷四共一百零四葉

李蓮且清助刻二十葉

汪翼溟九助刻二十葉

程釗穎叔助刻十葉

張式楚英助刻十葉

朱輅沛霖助刻十葉

潘士雲賡助刻五葉

孫茂仲揚助刻二葉

朱受之功綸助刻二葉

陳亭蘭如助刻三葉

程子和助刻一葉

謝家英孟助刻一葉

沈蕃茂生助刻一葉

程文武功助刻一葉

汪鼎禹成助刻一葉

吳林青臣助刻一葉

曹植建又助刻一葉

夏珏朋壁助刻一葉

徐斗垣映助刻一葉

錢元子貞助刻一葉

張霖維侯助刻一葉

趙球天玉助刻一葉

范允恒若助刻一葉

范允李如助刻一葉

張顯荆玉助刻一葉

孟有壽臣助刻一葉

范偉西昆助刻一葉

朱熿昱如助刻一葉

吳宗子助刻一葉

陳鼎文九助刻四葉

卷五共一百十二葉

江來成九助刻二十葉

江旭晉臣助刻三十葉

江暉虞文助刻十葉

任潢秋雯助刻十二葉

卷六共九十葉

孫琪襄臣助刻十葉

汪遜伯蘧助刻十八葉

邵天仙麒助刻七葉

孫錦冶九助刻一葉

孫斌鼎九助刻四葉

任海越瞻助刻二十葉

江暉象和助刻十葉

江暉含清助刻十葉

汪述怡士助刻十八葉

沈修煥如助刻六葉

孫鏗辰九助刻二葉

孫錕武九助刻四葉

孫鋌芳九助刻一葉

孫鎰殿九助刻二葉

孫鋌思九助刻三葉

孫錫咸九助刻三葉

鮑士展求助刻二葉

蔣維翰宗彥助刻一葉

程聖章助刻一葉

卷七共八十七葉

吳松喬瞻助刻十葉

吳梅助刻十葉

汪元乾一助刻三葉

吳貫文一助刻二葉

汪壽綏我助刻五葉

孫鏞虞在助刻二葉

孫鋌叙九助刻二葉

邵式鏡臣助刻一葉

瞿淡萬頃助刻一葉

沈嘉克彬助刻一葉

吳楷助刻十葉

陸廷完玉助刻六葉

程綵錦震助刻三葉

程昆克友助刻五葉

汪兆仲方助刻二葉

李奎文星遠助刻四葉

朱諷令孚助刻三葉

汪喆聖音助刻十葉

許元子凡助刻二葉

楊文質先助刻二葉

陳之斐章助刻二葉

盛鳳來儀助刻二葉

吳資鑑如助刻一葉

胡士明遠助刻一葉

龔天倬人助刻一葉

宋允希哲助刻一葉

胡鴻志弘助刻一葉

胡霖公悅助刻一葉

瞿然核園助刻十二葉

王繩兩徵助刻十葉

姚經廷助刻五葉

黃鑑鴻達助刻二葉

龔翻聖木助刻十一葉

戴乾蒼舒助刻十葉

卷八共二十九葉

卷九共四十葉

吳晉介受助刻三葉

顧彥蜚助刻一葉

王程玉修助刻三葉

沈兆宸銓助刻三葉

楊炳涵文助刻一葉

王徵聘三助刻一葉

王其德一助刻一葉

金世漢翼助刻二葉

汪得仁孔嘉助刻一葉

曹漢學三助刻一葉

胡良嘉鳴助刻一葉

邵建日峰助刻一葉

王楨徽士全刻

卷十一共四十五葉

黃耀如升助刻三十五葉

諸紹士詢助刻八葉

吳枝孫九助刻二葉

卷十二共四十三葉

功過各員辛生氏

卷十一共四十五葉

卷十二共四十三葉

諸紹士詢助刻八葉

吳枝孫九助刻二葉

卷十二共四十三葉

諸紹士詢助刻八葉

諸諡文靜助刻八葉

諸諡序思助刻八葉

諸諡斗章助刻八葉

卷末共二十五葉

莊武秋助刻六葉

葉承簡在助刻二葉

葉承任簡在助刻二葉

王原謨令詒助刻二葉

瞿天爰楫助刻二葉

黃鉉量遠助刻三葉

友青不板
戈浦息藏
長浦傳青
美大傳浦
家西布海
梓內誠
尚堂設
有局印
刷印
多但
部取
者紙
可價
自刷
持費
紙期
來費
刷期
竟令
到川
流

諸諡延益助刻八葉

諸諡正揆助刻八葉

程昌德培助刻三葉

汪文肄三助刻二葉

葉承烈書常助刻一葉

吳周元服助刻二葉

朱助刻二葉

瞿天蒸紫助刻二葉

王基燦士助刻二葉

